

蒋勋著

无关岁月

字里行间散文大家

译林出版社

蒋勋
著

无 关 岁 月

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无关岁月 / 蒋勋著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2.12

(字里行间散文大家)

ISBN 978-7-5447-2944-4

I. ①无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26883号

原书名:《蒋勋精选集》

原作者名: 蒋 勋 陈义芝主编

中文简体字版经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正式授权。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、转载。

书 名 无关岁月

作 者 蒋 勋

责任编辑 王振华

特约编辑 白 路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译林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 本 960×640毫米 1/16

印 张 18.5

字 数 180千字

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2944-4

定 价 32.8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善述与喜舍

张晓风

善述是什么意思

“善述”这两个字，就是“善于叙述”的意思，但善于叙述又是什么意思呢？由于这是我统括蒋勋平生的字眼，所以有必要解释一下。

善述，如果从文法观念来看，算是个“述语”。有趣的是，句子中的主词和受词却都省略了，为什么省略呢？因为，好像没有必要去说。因为，反正人人明白。

原来，善述，一般都指为人子者，善述其父（当然，如果你要说成子女善述父母，也请便，但那并非古人的意思），《礼记·中庸篇》

里有：

父作之

子述之

换言之，在儒家思想体系中，所谓“善述”，指的便是孩子善于叙述亲长。然而，儿子善于叙述父亲又是什么意思呢？简单地说，那便是“孝”的意思。

所以，“善述”，就等于“孝”，为什么？原来，最高级的孝道就是能好好把父亲显扬出来。

这种父子之伦当然也可以化为广义的，像孔子，就颇以叙述往圣为他的职志，甚至不惜说出“述而不作”的话来。孔子平生最重要的事与其说是教育弟子，不如说是在一个诡异而充满变数（其实不一定是坏，也不一定是衰世）的、令人迷惘、不知所措的年代，把可以依循的典籍找出来，重新加以诠释和建构。其中包括抽梁换柱，旧屋新装，除虫去蠹，凿池掘井，总之，务将倾颓的大厦回阳，成为可以游、可以憩，也可以居、可以藏的地方。

美的导师

台北蒋勋，人道是：“蒋老师”。

二十世纪末，海峡两岸不知怎么吹起一股“称师风”，到处听到叫人老师之声。海这边还好，海那边用得很浮滥，连师母师丈也一并变成了“老师”，好像礼多人不怪似的。台湾称人老师其实多半是真的老师。蒋勋在五十岁那年号称要送自己一项大礼，这礼是辞去他专任的教职，还自己以自由之身。奇怪的是，不当专业老师，他的施教范围反而更大了。他的职业栏里轻易可以写出如下的工作：

画 家

诗 人

散文家

小说家

影剧音乐舞蹈的评论家

电台节目主讲人

演说家

美术之旅的解说人

美学学者

此外，他还主掌《联合文学》杂志，且不时写字送人，或唱歌怡人，或说些令人哭笑不得的笑话娱人。

“台北蒋勋”基本上是一个善述者。善于把低眉垂睫的美唤醒，

让我们看见精灿灼人的明眸。善于把沉哑暗灭的美唤醒，让我们听到恍如莺啼翠柳的华丽歌声。

就善述而言，蒋勋可谓是主流文化之美加上庶民文化之美的孝子，他慎重地叙述了这一对父母的行谊，让世人为之敛容生敬——至于这位孝子会不会叛逆或出走，那又是另一件值得玩味的事了。

台北风流人物

而我说“台北蒋勋”，其心情一如说“草堂杜甫”或“蜀人张大千”。像蒋勋这种仿佛南朝的人物，仿佛从《世说新语》中走出来的精彩人物，绝对一眼便可辨识出来是台北的产物。虽然他的生平也和西安、和福建、和舟山群岛有过一点关系，但他的主要成分还是“台北之子”。

像蒋勋这种人，我把他算作“第一代半的外省人”。凡自己以成年人身份来台的，我算他们是“第一代外省人”。第一代的外省人在此地所生的，我叫他“第二代外省人”。但当年被第一代外省父母或牵或抱带着来的小孩，我在生物学上把他们作更精准的分类，叫做“第一代半外省人”（如白先勇）。这批人和“末半代日治人”（如黄春明）加起来成为文化上极重要的一个世代。

从巴黎留学回来的蒋勋，你当然可以算他是一个“地球民”。但事实上当他第一次重返西安街头，不免万分惊骇地发现“原来

满街上的人，说的都是我母亲讲的那种话呀！”而在台湾，在高山部落的夜宴里，被少数民族的小米酒灌醉欲死的，也是蒋勋。所以，你可以称他为“一个古今中外客，一介东西南北民”。如果真要为蒋勋定其经纬度的坐落方位，我仍然要说，他是“台北蒋勋”。台北的风流人物如何定义，恐怕要写整整一本书吧？他们和南朝人物有相同处，也有相异处。同者，在于他们都是南方山水所喂养出来的神仙般的隽秀人物，都悄悄地或公然地从儒家出走而稍近释老（当然，走入基督教或 New Age 的也有）。他们言谈诙谐，时发俊语，为人简慢，偶尔有些小小使坏的地方，如孩童。

至于说到相异，两者有其更多不同处。第一，台北风流人物是满世界游走的，即使人在台北，满心想的却是下一次的出发。像林怀民，心中早已默认（不，其实不是默认，是公开承认）印度或巴里岛是他的某种故乡，是心灵可以依归之处。所以，台北风流人物是绝不可能因怀念故国而新亭对泣的。

台北风流人物的第二特点是漂亮，这漂亮包括面目的个性化，神采的俊秀，衣着的得体（即使是你看似邋遢的一件旧衣，其实也自有其道理），行止之间的雍容，进退之间的大度。六朝人物其实也多半是漂亮的，但却偶然有些寝陋的。台北人物不同，他们个个漂亮、年轻，充满活力（也许等回家以后会累得瘫死），换言之，他们可以随时上电视，供众人瞻仰风采。

第三，谈到上电视，其实台北风流人物也随时可以上台、

上座谈会、上演讲厅，二十世纪五〇、六〇年代，台北尚有四大名嘴、四小名嘴之说，但到了七〇、八〇年代凡称得上是个人物的，几乎到了“无嘴不名”的程度。换言之，个个皆名嘴。就算是发音不正，文法倒错，也说得活灵活现、自创风格、自成路数。

第四，台北风流人物不一定要有车（因为停车太难），但一定要有一栋小小雅宅。雅宅中还要有几瓶小酒，五粮液、酒鬼、月桂冠，威士忌或红酒、啤酒不拘，但求在高朋满座之际能助谈兴。当年夏济安先生就曾在日记中提到自己衣食都可不讲究，但求居所能雅洁。试想没有小小雅室，何以交结天下名士？如何能击壶纵谈，如何能长歌当哭？可叹夏先生大约是一生没能实践这愿望（等到他有经济能力的时候，他又不幸早逝），台北风流人物多半手头稍有“阿堵物”，可以略略在居住上花些钱。台北居，大不易，对大环境，谁也不能掌控（例如你家楼下忽然开了麦当劳），但雅致朴素的室内设计自可给人一方小天地，有了室内设计，人就可以“隐”了，隐于玛雅、隐于排湾，或隐于宋元，只需要几件收藏品，就可以进入幻境，也就可以自保。

第五，台北风流人物大体言之都是好人，但他们却避“好人之名”如避仇。余光中先生某次在婚礼上曾调侃某人既不是“伪君子”，也不是“真小人”，而是“伪小人”。伪小人约略等于俗语中的“剪刀嘴巴豆腐心”或“面恶心善”之类的定义。鲁迅当年曾以“正人君子”作为骂人之词，攻击他的对手陈西滢到死而后已。

可见得“正人君子”在某些人心中几乎是可怕乃至可耻的字眼。故身为台北风流人物必须有些小奸小坏相，至少至少也要有些顽童的刁蛮，总之千万不能成为“席不正不坐，割不正不食”的正木讷且又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的谦谦君子。但私下他却可能是个隐藏的道德家，也许悄悄支持某艺术家的创作，也许月付某印度小孩的学费若干，也许勤于探视父母，也许把整个假日拿去陪某个残障小孩……

第六，台北风流人物要有些特立独行之处：或爱收藏玉；或爱收藏老唱片；或爱收藏普洱老茶；或爱使性骂人（或骂阿扁，或骂阿辉，或骂宗才怡皆无不可）；或善制格言供人传诵；或考究美食，懂得如何调理义大利乌贼面或加州风的寿司；或迷上法国矿泉水沛绿雅；或只肯吃某个牌子的鱼子酱；或沉沦于某种巧克力，不肯自拔；或天涯浪迹，寻找一台好看好听的钢琴，如我早逝的朋友徐世棠……

总之生命苦短，台北风流人物各有其和岁月相搏的招数：半盏干邑红酒，可以令人赢命运一目；敛容寂坐，可胜对手一城；奋袂狂歌，便可以睥睨岁月一眼……

台北是个盆地，既无渔盐之利，也无农牧资源，此外矿产山产一概阙如。百年千年之后，如果有人考察当年台北的出产，算来只有一种，那便是：人物。

在华人的历史上，从来没有一座城，其市民受到如此高的教育，收入如此之丰，与全世界互通声气如此方便，人文荟萃的密度是如此之高……

以上花极大的篇幅来谈台北人物，其实无非要说明一点，那就是：台北是个济济多士的城，蒙上天垂怜，我们享受了比贞观之治、比开元天宝更漫长的一段承平岁月，也因而哺育了一批精神上的膏粱子弟（这四个字古人用来是有贬义的，我则有褒义）。从前，陈独秀怒冲冲地要打倒贵族文学，其实，如果有办法让人人都很贵族，日子不是很好过吗？干吗要把贵族拉下马来做平民？把平民抬上轿去做贵族不是更好吗？台北其实就是一座华美的贵族城池，其间充满一些比周郎更俊赏，比太白更恣纵，比玉谿更缠绵的风流文人。而在众多风流人物中，套句台湾土话，蒋勋当然算“一条大尾的”。

纵与横

以上花了极大篇幅所说明的，其实归纳言之只有两点：

第一，蒋勋多年来在文学和美学上的耕耘，就时间的纵轴而言，他可算为人类文化的孝友之子（对，不仅仅是老中的文化，对希腊，对美索不达米亚亦然），他是一个恭谨谦逊的善述者。

第二，就空间上的横轴而言，蒋勋是这个地域的诗酒风流的

产物，是从容、雍雅、慧黠、自适的人。

所以说，蒋勋是多元的。如果你在他的作品里读到他记录母亲亲讲的故事，说王宝钏当年因为吃太多野菜，结果弄出一个绿肚皮来。你不要先笑，这是他的庶民成分。

而下面这段文字则不免令人惊艳，那是蒋勋谈石头的说辞：

洪荒形成的时候，最早找到形状的大概是石头吧。

我们不太会记得石头也有熔点，在极高温下也会融化成液体。

一团喷薄的熔岩，赤红、高热。它竟不是我们日常理解的石头的样子。它在火光中燃烧，高度的热，使石头内在的分子解体。分子与分子激荡相撞，巨大的岩块喷薄分离成草云般的火焰。

那是最初的石头。

据说，女娲是用石头炼烧来补天的。只有在中国，古老的神话便知道石头可以是一种液体。

石头是一种液体，它飞溅、流荡、迂回；到处是石头的河流，围绕着蒸腾郁热的火焰，缓缓流着、流着。

那被称为洪荒的时代，是因为一切都尚未命名，一切都还没有形状。

宇宙的生殖是在高热中完成的，石头便是最初的子嗣。在高热中旋转、飞溅、激荡、晕眩，这最初的子嗣久久不愿意固定自

己的形状。

当喷薄的云雾逐渐沉淀为地上的尘埃，洪荒要掰开天地，混沌中分出了光明；当高热退去，大地变得凉冷，“呀——”在那巨大的嘶叫中，活跃的、奔腾的、散放着生命的光与热的熔岩，在濒于死亡的时刻，在迸溅着泪水的嘶叫中，他们一一立起固定成了永恒的山脉。

被我们称为“石头”的，其实已是石头的骸骨。它们活着的时候是没有形状的。

我们在山脉起伏中还看得见石头在熔岩时代奔腾汹涌的气势。我们细看石头的纹理，也还看见水波流走的痕迹。

石头这样坚硬、固定、冰冷，我们常常在手中把玩一块石头。其实，石头如水般流动，没有形状，而且燃烧着高热。

偶然石头与石头相撞，迸闪出火花，我们才知道，原来石头中还是藏着火的。

人们曾经用两块石头相互击打攫取火种。

但是，石头火焰的部分是不太愿意让人知道的。

熔岩死亡之后，石头复活了另一种形式的生命。从活跃、热烈、灼烫、灿烂，变成静定、沉重、冰冷而且甘愿于晦暗。

至于写评剧《四郎探母》的那一段，也令人痛彻肝肠，他这样写着：

其实真正教会我看懂《四郎探母》这出戏的，不只是母亲，而是服兵役时认识的一些军中的老士官们。服兵役的时候在凤山，担任陆军官校的历史教官，从小在台北长大，第一次离开家，第一次接触到和我的成长背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群人。

.....

走到校园里，碰到一些老士官，他们站起来，“少尉好！”他们毕恭毕敬向我敬礼，他们的年纪比我大很多，脸上苍老黧黑，我觉得有些不安，和他们一起坐下来，忽然听到他们身边的收音机唱着一句：“千拜万拜，赎不过儿的罪来——”我心中一惊，面前这些面目苍老黧黑，一生颠沛流离的老士官，他们的故事，仿佛就是杨四郎的故事，是战争中千千万万与亲人隔离的悲哀与伤痛，不可言说的心事，都化在一出“探母”的戏剧中。

我开始注意凤山黄埔军校的校园中，或者整个黄埔村新的眷村中，总是听到《四郎探母》，总是听到一个孤独苍老的声音，在某个角落里沙哑地哼着：“我好比笼中鸟，有翅难展，我好比虎离山，受了孤单；我好比浅水龙，困在了沙滩……”

我在整理黄埔军校的校史的同时，开始和这些在各个角落听《四郎探母》的老兵们做朋友，听他们的故事。

一个叫杨天玉的老兵，山东人，一九四九年，在山东乡下，连年兵灾人祸，家里已经没饭吃了。他的母亲打了一捆柴，要天玉扛着到青岛城里去卖，那一年他十六岁。扛着柴走了几天，走到青岛，

正巧碰到国民党军队撤退，他说：“糊里糊涂就跟军队到了台湾。”

我算了一下，他跟我说故事的那一年是一九六九年，距离他被抓兵，离开家乡，已经整整二十年。

他说：“杨四郎十五年没有见到母亲，我娘呢，二十年了，也不知道我是死是活，是到哪里去了。”

另外一位姓张的老兵，四川人，第一次认识他，我看他的名字，他笑了说：“少尉，名字不重要。”我不懂他的意思，他也说：“不重要，不重要。”后来熟了，才知道他兵籍号码牌上的名字也不是他真正的名字，他说：“打仗啊，到处乱抓兵，军队都有一本兵籍簿，按着兵籍簿的名字发饷发粮发衣服弹药，要是有一个兵逃跑了，就抓另外一个人来顶替。”这个姓张的四川人，逃了很多次兵，又被抓去做另一个逃兵的顶替者，他于是养成一种玩世不恭的调皮，总是说：“名字啊，不重要，不重要，杨四郎，杨延辉，不是也改了名，叫木易吗？”

是的，许多有关《四郎探母》的细节，我是透过这些在战乱中活下来的老兵读懂了的，知道了为什么这出戏可以历经百年不衰，在人们口中一再流传。

喜 舍

当然，例子如果要举下去，读者还可以继续被捶击被感动，

但我要说的是，智慧和深思其实是最大最好的施舍。

曾经，在古老的年代：

有人施粥，以救人之饥。

有人施药，以愈人之病。

有人施衣，以暖人之躯，

也有人施材，以送人之终。

但第一流的施舍其实是“智慧”的施舍。

智慧的分享和心灵的均富，是施舍者的最终极的向往。佛家称“喜舍”，指的便是怡然欣悦的施予。这种贻赠，在受者，是天恩，在施者，也是天惠，因为仿如悬丝瀑布，垂泻而下，来自有其来处，去自有其去处。人世美景，其实无非由于活水源头加上流行布施。

善述和喜舍，以上是我所知道的蒋勋。

我的散文观

蒋勋

散文似乎是最自在的一种文体。

桌上铺着稿纸，或者携带一本札记簿，在旅途中，可以没有什么特别目的或动机，开始观看周遭的一些事物：一个在候车站睡着的老人，酣睡着，好像梦想着他的童年；一个急切赶路的妇人，焦虑地东张西望；或者是一簇开出人家墙外盛艳的春天的花……我随手写着，没有特别想它们是散文或不是散文，它们是我生活中一些挥之不去的印象，它们从显影的液体中浮浮荡荡，晃漾而出，形成很清晰的画面，停留在我面前……

好像在漫漫的长途中，有一些上车下车的旅客，我记忆着他们的容貌，他们欢喜或忧愁的表情，他们焕发或沮丧的姿态，他